



童婚新娘婚前与老公仅一面之缘

尽管在格鲁吉亚18岁以下结婚是一种非法行为，但这里却有长期的早婚传统。许多像Samaia(左图)一样的女孩，在16岁订婚，结婚前只见过老公一次。她爱舞蹈，却遭婆婆反对。



泰国变性人征兵要求进入男兵宿舍

4月12日，泰国一变性人向征兵教官表示，自己来征兵是自愿的，希望征兵审核成功后，大家不要歧视她，就按身份证上的性别男如实分配她(他)到男兵宿舍，训练时也应同在男兵队伍中。



日本京都樱花盛放民众身着和服赏樱

日本京都眼下正是樱花盛花期，众多民众身着和服前来欣赏樱花，赏樱花在日本是一件很正式的事儿，十分有仪式感。



英国国家赛马会前夕名媛大变样

为庆祝即将拉开帷幕的英国国家赛马比赛，人们在英国利物浦举行赛前“女士节”狂欢活动。数以千计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狂欢者涌进赛马场。狂欢过后的现场垃圾遍地，混乱不堪。

## 周末人物 真情大义

“我那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躺下，想起捐钱来，身体就像气茄子(临沂方言，气球之意)一样，一吸一呼之间，与周围整个是一体的。”20多年来，临沂人李云广捐资680余万元助学，他的目标是1000万元。

# 李云广：心中有座慈善助学的山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臧德三 颜超



李云广在日照分厂向记者介绍厂区规划。

卢昱/摄影

在喧嚣而躁动的临沂城中，位于通达路北端的山东云天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显得有些落寞。3月28日下午，在公司办公室里，记者见到公司的董事长李云广。身材不高的他，头发有些“聪明绝顶”。办公室略为简陋，但他的故事却不简单。

“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有生之年要捐1000万元慈善资金，帮助困难学生圆梦。现在，我依然在向着这个目标前进，已完成捐款680万元。”看似豪言壮语的背后，蕴含着他的艰辛和信念追求——

在他心里，人应该使唤钱。钱的多寡，可能会影响人的姿态，却未左右人的心态。没钱时，在泥土中，弯腰低头，流汗流血；有钱时，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，心怀感恩，捐资助学。

### “要像我的老师那样”

“人不管干啥，不是昨天、今天才想起来的。我捐钱助学，其实有一种根，扎在脑海里。”李云广说。

如果以钱的数量来衡量，那李云广的幼年可谓匮乏。1953年，他出生在临沂城西郊的古城村，家庭条件极差。“他父亲身体不大壮实，种地不出活儿。虽然在村里当保管员，但他管自己特别严。那时都说‘饿死出溜船(临沂方言，蚯蚓之意)，饿不死保管员’。他从不拿公家一粒粮食。俺庄上三千多口子人，都说俺家是最穷的。”李云广的母亲颜振芳今年83岁，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。

“他爹叫李玉庭，俺庄上人都说，俺家里真是挺挺的(临沂方言，僵直而窘迫之意)。那时候，一家六口人挤在一张床上，小孩连块尿布都没有。年根了，村里给十斤救济粮、十块钱救济款，凑好过个年。”提起旧时贫穷，颜振芳老人总是感叹一番。

而当物质愈是匮乏时，穷人家孩子的精神世界却愈是饱满。在人生最重要的青少年阶段，学校和老师深深地影响着李云广的性格。“我上学的时候，从来没交过学费，这就给家里减轻了很大负担。学校老师对我特别好，从小学到高中毕业，我一直是班长。人家不干的活儿咱干。我一般星期六下午才回家，星期天中午就到学校。我会打乒乓球，会弹月琴，会打篮球，学习也不差，对学校、对老师感情很深。”李云广说。

“我们小学老师会拉二胡，他很疼我们。我们也摸鱼给老师吃。我从那时候还会吹笛子；初中遇到黄邦庆校长，我是让他培养起来的。他教我说普通话，把自己印刷的诗词本送给我，经常留我在学校吃饭；上高中时，英语老师李相媛的粗粮票吃不了，就把节余的给我。”每一个学习阶段，李云广认为都有贵人相助。

作为家中老大，李云广还有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“他从小就吃苦。学校里一年补助三块钱，他舍不得花，拿回来给他兄弟买鞋。”颜振芳回忆道。

苦难之上，还是苦难。青年李云广有一段痛彻心扉的回忆，像刀痕似的，稍一触及，便浑身激灵。“我初中毕业那年，夏天水很大。我等弟弟还没上学，光着腚掉村边的汪塘里了。等我得到消息过去，满汪都是人。汪沿上得有几百口子人，都在打捞。”李云广在酷暑里，遭遇了一场严寒。

“那是个尖底汪，北岸是路，南岸是芦苇。我从西北角吸了口气。村里的二大娘嘱咐我慢点。我一下子潜到底，扒着泥往前走，没找到。到了南岸，再下去，在汪的正中心摸着了。我抱着它，一蹬上来。一出水，让乡亲们接去了。”说着，李云广一把抹去双眼的泪花。

擦干眼泪，生活还要继续。18岁时，李云广借了辆地排车，拉着到马厂湖去砸石子。“你想想，他一个暑假砸了一千多斤石子，用两个篓子装起来，拉着进城卖，来回40里路，得多苦啊。那一次卖了40块钱，俺们拿钱买了几百斤瓜干，还给上学的孩子做了两套衣服。”颜振芳回忆道。

除了砸石子，我还给学校附近的工地拉成箱的炸药。那时候都是土路，黄黑泥掺在一块儿，特别泥泞。”李云广说，这些旧事就跟昨天刚发生过一样。

里，受到老师的帮助，有一种感恩的想法，想着以后要像我的老师那样对学生好。我就回到村里当代课老师，后来到离家八里路的马厂湖中心小学。那时候早出晚归，一边教学，一边干农活，那个年龄阶段，真是没有黑白。”李云广说。

而看到小学课桌、教桌都是石头垒砌的，李云广心里甚是焦急。“我一看小学生，都是光着腚，跟我家里三弟弟一样。好多孩子因为贫困上不了学。老师要挨家上门作工作，但许多孩子家里实在太穷了，温饱都成问题。我在讲台上讲课，学生不能来上课，在家里帮着干活，那种心痛的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。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没有一点儿办法。”

几年下来，无助、痛苦不断积攒，让李云广忍无可忍。“教师工资一天一块钱，想要帮助学生，实在太微薄了。我就想办法不当老师的了，挣钱去救助那些失学的孩子们。”下定决心后，李云广在1984年辞职，下海！

### 危险步步惊心

赚钱如推磨，一圈圈，脚步纷飞。“俺哥做买卖样数多了，开始养牲畜、兔子、土鳖子，后来卖土豆，开拉面粉，买了个拖拉机拉石头卖，再后来开砖窑，买大车跑运输。”李云广的妹妹李云英细数着头三五年的小买卖。

在忙活买卖的时候，李云广的两个孩子也悄然成长着。1975年，李云广结婚。“我当时的标准呢，想选不识字的，能干农活、心灵手巧的，家里忠厚老实的。俺家属是本村的，就是这样的。”

结婚后，李云广和妻子李士育育有两个孩子，姑娘1977年出生，儿子1980年出生。“刚结婚的时候，他家很穷，一块石头坐得溜滑。俺干活，没法照顾孩子，孩子在鸡窝里蹦达蹦达，十个月就会挪步。”李士育回忆道。

无论在什么年代，只要肯吃苦，生活总会有起色。下海三五年时，李云广和弟弟买的12马力拖拉机也升级成黄河牌货车，跑起长途运输。

“有次上云南去拉黄磷，我弟弟开着刚买的黄河车。我们顺着地图找路，有的地方路太破，有的山路得找交警给开上去。云贵地区气候也很怪，山上面下雨，下面晴天，在车上根本不敢往下看。我记得到了一个县城，山套着山，山连着山，县城有多小呢，车拐弯都不好拐。”敢闯的李云广回忆道。

“在去的路上，遇到个在当地当兵十多年的临沂老乡。他说还是第一次见到山东牌照的车。那时跟我们一起的，还有农药厂的供销科长，他带着照相机去，结果光忙着害怕了，一张照片都没拍。”李云广说。

“等装完货返程时，危险更是步步惊心。”“黄磷易燃，路上走走停停，定时泼水。到了贵州的丘陵地带，都是土山。路难走，上坡要搬着石头，走一步往车轱辘下塞块石头。还有一个地方，全是石头路，都是急弯，我是越碰

到大事，越沉着，指挥着我弟弟开过去。开十年车，不如那次去云南。那次我们受到很大的锻炼，磨练了意志。”李云广介绍说。

一趟云南之行，来回半个月，柴油用了四吨，李云广自己却瘦了十一斤。1987年，他将赚到的一万多块钱，投入到临沂首家环保节能灶厂的建设中。“跑运输挣的钱，投到厂里。那时候我就住在厂子里，锅铲少个螺丝我都知道。”

在黄河车副驾驶的座位上，李云广坐了七万公里。“黄河车拉着十六吨的货，要不时回头看掉货没。”

危险也如猛兽，时不时下山袭人。有次，李云广带着人拉着锅铲到济南参加展销会。由于司机吃了感冒药，又困又乏，反应迟钝，当行至平邑一段下坡急转弯的路段时，眼看就要撞上。这时，司机猛然醒悟过来。随着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声，由于惯性的作用，汽车像脱缰的野马向路边的深沟冲去。

“哗啦”一声，汽车前挡风玻璃的碎片向李云广砸来。他痛苦地闭上了眼，脑子一阵空白。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才深觉万幸。“我们的车斗大，被路边的一块巨石和一棵大树卡住了。不然掉沟里，真没命了。”

### “人是光腚来，光腚去”

1987年，李云广把家搬到临沂城。“刚进城时，俺们的衣服破破烂烂。人家都指指点点，说哪里来的要饭的。”李士彩回忆道。

等生意逐渐有了起色，李云广在市区买了几套六十平的小房子，分给弟弟、妹妹住。

“那是临沂最早的商品房，俺们家是顶层，花了六七万，他们的贵一两万块钱。”李云英说。

逢年过节时，李云广回到古城老家。他发现，父老乡亲依然有很多人过着穷日子。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所以我第一笔钱，就捐给俺村。我们那儿腊月二十四送最后一个集。1996年腊月二十，我给村里打电话，叫会计来拿一万块钱。赶在腊月二十四之前，发给需要的人，让他们好去置办年货。那次资助了五十户，每户平均三百五。虽然没钱，他们也能过年，但有了这钱，他们能过好年。”李云广分析道。

给村里捐钱，李云广没有告知父母。后来，村里有受助者来向李云广母亲道谢，家里人才知道。“那时候上万块钱，就挺费劲(临沂方言，厉害之意)。有人说自己家的儿子都没给钱花，有人说将来十倍还钱。我就说，尽管那么多干啥，给恁恁就花。”颜振芳说。

对于钱财的理解，李云广遗传着父母的基因。“他爹说，人是光腚来，光腚去。要钱多了有什么用，够吃盐打油就行。他爹老早就是共产党员，经常念叨说：老百姓住瓦房，当官的住草房；老百姓住楼房，当官的住瓦房。村里人也说他多，如果有两个煎饼，吃完第一个，剩下那个他一定给别人吃。”颜振芳回忆说。

彼时，在商海打拼十余年，李云广透支着自己的身体。那时，他患上心肌炎，经常为或快或慢的脉搏担心。“这个病，很多时候是思想病。我那时候什么方都试了，后来练气功，辟谷、静坐。”

当从母亲那里得到捐钱后的反馈，李云广说心里舒坦。“我练过气功，讲究脑子一片空白，身体放松，通过汗毛孔把浊气散出去，把能量吸进来，与大气融为一体。我那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躺下，想起捐钱来，身体就像气茄子(临沂方言，气球之意)一样，一吸一呼之间，与周围整个是一体的。有人说练气功，当你为社会、为他人作贡献的时候，就能长功。看来之前练了三年气功，白搭。”李云广笑道。

对捐钱一事，曾与李云广并肩奋斗的弟弟不是十分赞同。他深知挣钱艰辛，不大理解哥哥为啥把辛苦钱平白无故地送给人家。“我弟弟原本认为钱是万能的，他说只要有钱什么事都能办成了，只要有钱他就幸福，就没有忧愁。”李云广回复弟弟说，“你错了，随着你挣的钱在增加，你的幸福感是不是也在增加呢？不是的，绝对不是的。”

“我的钱捐出去了，我没有什么负担、烦恼、忧愁，我感觉每天过得很幸福。”李云广对弟弟说，“现在在临沂，一晚上消费成千上万的人不算少。在一般人看来，把自己的钱消费掉才是幸福，而我把钱捐给了人家，对自己很苛刻，这是受罪。”

“在我看来，这不是受罪，而是一种幸福。有时我一块地瓜当饭，家属十块钱给买一件衬衫，有人就说我这么有钱，过得还这么清贫。我说这是我心中愿意的，是一种生活习惯。要是天天把我弄到酒席上去，还真受不了。你可能觉得挣钱越多心里越踏实，可能攒着几百万的存折睡得很多，但换成我，我可能睡不着觉——人和人不一样。”李云广解释道。

### 捐钱像清债般激动

捐钱似乎让人上瘾。1997年，在临沂师范学院(今临沂大学前身)上学的儿女建议父亲，帮助一下她们学校的同学。“我女儿告诉我，学校里好多学生家庭困难，有的学生为了省钱，6毛钱的菜3个人分着吃。当时的学生主要来自临沂九县三区，有相当一部分是特困生，他们一年四季没有替换的衣服，吃煎饼就着咸菜。”李云广说，“那年四月，我先是把厂里盈余20万元资金拿出来，捐给师院，设立专项基金，帮助那些贫困的大学生。当时我激动不已，好像这笔钱是我还清了人家的债。”

捐20万元时，李云广曾不经意说出来要捐到100万元。当时好多人嘲笑他，质疑他怎么可能捐100万元。“当时一个学生资助三百块钱，一年才资助40个人。所以我在2000年，又捐了80万元现金。我记得那时秋凉了，在仪式上，学校找学生唱《爱的奉献》。我发言说，自己捐钱也受这歌的影响，天凉乎乎的，但心里暖暖和和的。”

这80万元，可是李云广家近20年存款的总数。一开始妻子顾虑重重，但李云广耐心劝说，妻子终于同意了。“我怀揣着16张存款折，骑着自行车，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将银行里的80万元本息取出来，充实到了基金里。这时候，我家里存的折上剩下48.8元，厂里的流动资金也不足7000元。”

这么多年，李云广经营的锅炉厂规模没有扩张，三五十个员工每年秋冬时节，敲敲打打忙活一阵。除了维持工人工资和拓展业务需要外，他几乎把每年的盈利全都捐了出去。记者问他，如果把钱放在扩大再生产上，企业发展壮大，不就可以捐出更多的钱？

“我也想把企业做大，但做大的风险太大。我们心中都有一座山，大企业家的贡献不一定是捐款，他们的企业发展规模大，交的税多，养的就业人口多，那是他们心中的那座山。我心中的这座山就是助学，我要把我助学的这座山越做越高。”李云广介绍道，“假如我的钱不捐，用于扩大再生产，再买辆好车，企业也很体面，可是企业效益的好歹与厂子的大小、设备的好歹、坐的车子好歹不是成正比关系的。”

想得明白，做得踏实。十多年前，李云广在日照建立分厂，他厂里的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均高于同行业。3月29日，记者在工厂里，看到一万平方米的厂房在整修扩建，甚为热闹。2000年1月，李云广又捐给临沂师范学院100

万元。“我送钱的时候，是骑自行车去的。有人说：哎哟，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吗？我说，我骑自行车怎么了？骑自行车跟我开奔驰车来一样，挎包里都放100万元。捐钱时内心的幸福，别人体会不到。”

2002年11月6日，李云广又将一年多来的善款凑齐了300万元，再次无偿地捐给了临沂师院。至此，他向师院的捐款已达到了500万元。

“那时候我带着司机去银行提50万元现金。他说早知道50万那么多，多喊几个人了。我跟他讲，你知道害怕了，看来钱也不是好东西，哈哈。这次捐的现金，在学校清点的时候，还把点钞机烧毁了一个。”

### 钱用到实处才有意义

在临沂大学的贴吧里至今还躺着一篇旧文，一群学生在讨论李云广奖学金的事情。“我上大学的时候拿过他捐助的奖学金，也见过他，很好的一个人。只不过现在这样的好人不被人理解。”有的学生留言道。

闲言碎语随着李云广捐赠额的提高而喷涌。“有很多人以为，我这些钱不是捐给师范学院的，而是放到师范学院投资的，还能分红呢！？”为了证明自己将巨款无偿地捐给了临沂师院，2003年，李云广请兰山区公证处的公证员来到师范学院，对捐款进行了公证。

“也有人问我，你干嘛要捐给临沂师院呢？你把钱捐给北大、清华多好啊！资助那些高材生，还用不了那么多钱，一旦以后有人当了领导，你就了不得了。受益是什么呢？得到的还是钱。我把钱都捐给人家了，还转这么一圈干啥？！”李云广感叹道。

李云广捐钱的时间段，正值临沂大学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时。“我一直要求自己，不能跟临沂大学牵扯经济上的事。有人说捐钱给我教授待遇，可以享受学校的房子。我说，你白给我都不要，我住不着。再穷不从大学那里挣钱，我捐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。”

“不管临沂大学当领导，我一定要捐到一千万，还要抱着现金捐，我肯定能实现。这也感谢学校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。至于捐给哪个学生，我从来没联系过。”李云广说道。

李云广曾收到过一个沂南籍学生的感谢信，“不管人家认识与否，联系与否，只要我的心是真诚的，他们也会传播爱心，这更坚定了我帮扶的决心。”

多年的操劳，让李云广饱受病痛的折磨。“有一段时间，我心率慢，晚上睡觉害怕，万一停了怎么办。还有强直性脊柱炎，股骨头没坏死，但两个骨头之间骨髓磨得太厉害，成了骨头磨骨头，长了肉刺，不能走路。脊柱炎这个疼，真是太厉害了。”

2015年7月，李云广安装了心脏起搏器；2016年3月和7月，分别更换了右左两侧股骨头的骨髓。“心脏安装了电动起搏器，马力更强大了。感觉精神回到40岁那个时候。”

20多年来，算上捐给临沂大学的钱，李云广累计捐出680万元。“我总觉得，不能卖了蜀黍粘卖干草——越倒腾越短。现在身体舒服了，腿不疼了。一想到离我实现捐出一千万的愿望不远了，就充满信心，给自己带来快乐。”

李云广的两个孩子受父亲影响较深，一个博士毕业于大学教书，一个正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。“我对他们的影响，是根深蒂固的。人活着，就得要有追求。慈善，成了我们全家共同的事业。将来我的儿子如果接手企业，他也会像我一样捐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”

李云广将母亲接到日照的工厂里，由妹妹照顾起居。“83岁了，还不服老。过年后，用去年厂里种植的高粱种子，不分黑白昼夜地穿上麻线，把一根根珠子缝起来，制成三个平整、针脚细的盖顶子。”颜振芳说着，非得送一个给记者。

“受人帮助，才知道帮助别人。比他钱多的人有的是，捐款是个人的思想，不是强求的。再说捐着钱做啥，花钱就行，用到正处去才有意义，瞎作腾钱没意义。”颜振芳说道，“他兄弟整天嫌他操心，我就盼他能有个好身子。”